



(法) 樊尚·努吉伊 著 韩沪麟 译

女特工

弗吉尼亚·霍尔
二战中的美国超级女谍

L'ESPIONNE

cent Nouzille

女特工

弗吉妮亚·霍尔
| 二战中的美国超级女谍

L'ESPIONNE

Vincent Nouzille

(法) 樊尚·努吉伊 著 韩沪麟 译

(京权) 图字: 01-2010-57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特工——弗吉妮亚·霍尔: 二战中的美国超级女谍 / (法) 努吉伊著;
韩沪麟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063-6398-3

I. ①女… II. ①努…②韩… III. ①纪实文学—法国—现代 IV. ①I56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0094号

L'espionne
Vincent Nouzille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7



策划: 猎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女特工——弗吉妮亚·霍尔: 二战中的美国超级女谍

作者: (法) 樊尚·努吉伊

译者: 韩沪麟

责任编辑: 冯京丽 邢宝丹

封面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205

字数: 250千 插页: 8

印张: 10

版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398-3

定价: 36.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献给多米尼克

序 言

沿着弗吉妮亚的足迹

弗吉妮亚·霍尔在2002年5月的一天偶然进入我的生活。其时，我正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三楼的一间玻璃大厅里开始搜寻资料，此处离华盛顿市中心只有几百米。我在找到这个“圣地”前迷了一阵路，后来发现那里书架林立，排列了数千个灰色盒子，这使我感到无比惊讶。“不管您研究什么课题，这里肯定有您感兴趣的东西。”我的向导拉里·麦克唐纳在这座迷宫里对我说，他是军事档案研究方面最杰出的专家之一。这个外形瘦弱，长着一头蓬松白发的老头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又说道：“您想要的东西总能找到，就看您能待多长时间了：三天，三个星期，还是三个月？”作为一个外国来访者，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嗫嚅着说在华盛顿只有几天时间。不过我自认为还会回来的。

在拉里的帮助下，我粗略看了看，找出几件有关我研究课题的最新资料，涉及科西嘉黑手党及其在法国网络的情况，这些都是我将要出版的《科西嘉教父》一书的主题。总之，与弗吉妮亚·霍尔毫无关联。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档案很多，特别是有关和CIA^①

① 美国中央情报局。

的前身 OSS^① 的资料很多，我在长长的标签上扫了一眼。1944 年诺曼底登陆前科西嘉黑手党曾给联军有过一些帮助，我期望从中能挖掘出点什么。我该先研究 OSS 的来龙去脉及其在法国的使命，才能一步步深入。一张小桌上放着一本 CIA 用铜版纸出版的官方小册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简略地介绍了 OSS 的由来。

我突然在小书的中间部位发现了她。尽管是黑白照片，她仍然显得光彩熠熠，正从 OSS 的头头多诺万将军的手中接过奖章。那是在 1945 年 9 月。她那双褐色的眼睛定定地注视着她的上司。她的衣着剪裁考究，褐色的头发上扎着饰带。她那微微上翘的下巴显示她意志坚定，稍带棱角的脸颊上又透露出她的勇敢无畏。她的鼻子呈钩状，使骨棱棱的脸庞平添了桀骜不驯的魅力。

照片旁的一条注释是这样写的：

弗吉妮亚·霍尔属于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她的故事可以与间谍小说媲美。她在法国维希政府掌权期间，为英国情报部门在那里做了一年多秘密工作，之后加入 OSS，又在被德国占领的这片土地上欣然接受了第二项使命。霍尔富有献身精神，积极行动，帮助法国爱国小组重新组合，受到英国和美国当局的褒奖。

她的身世可以简述如下：小姑娘出生在美国的巴尔的摩，在欧洲成长，曾在国务院行政部门工作，一次狩猎时不幸遇难，失去了一条小腿。1940 年，她先是在法国军队，后在英国情报部 SOE^② 和美国情报部 OSS 核心部门工作，与德国纳粹作斗争。由于弗吉妮亚·霍尔工作出色，OSS 的头目亲自在自己的办公室为她个人授予

① 美国战略情报部。

② 英国情报部。

美国军方的最高荣誉——“杰出贡献奖章”。官方文件这样写道：“这是二战期间唯一授予一位女性公民的奖章。”

我合上小书，深深被这位陌生的女性吸引住了，她的假肢、她的冒险精神，还有她那圣母玛利亚般的微笑都使我惊奇不已。

弗吉妮亚·霍尔在她的圣母般的外表后面，一定隐藏着诸多秘密。

首先，在她身上并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至少没有什么坚实的材料。OSS 的小册子只是轻描淡写地对她的生平写了几行；CIA 的官方网站对她的经历作了一个简短的介绍，小孩子看看还差不多。搜索引擎上添加的一些参考内容，供对谍报工作感兴趣的网站引用。报刊杂志上偶尔提到几句，有些书上也留下几段相关的文字，都只是粗略地介绍了她的人生轨迹，并无更多的细节。倒是 CIA 的历史学家杰拉德·K. 海恩斯于 1994 年在《美国国家档案》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似乎真正具有史料价值。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位杰出的女特工，可资佐证的材料如此之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要知道，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历史时期，以及这个时期出现的有所建树的政治家、军人甚至平民百姓，都在书上、小说和电影里被宣扬得淋漓尽致了。弗吉妮亚·霍尔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六十年后，似乎她本人都被遗忘了。

她于 1982 年辞世，没有孩子，她撰写的间谍生涯的回忆录中也没讲述自己的冒险活动，甚至没留下任何痕迹。她恪尽职守，处事低调，在她后来做 CIA 分析员的漫长岁月中，以及与她的丈夫保尔·戈阿罗在马里兰州的家中花园里勤于劳作，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期间，她都守口如瓶。只有女历史学家马尔加雷·罗斯迪埃为了撰写《抵抗运动中的女性》（该书于 1986 年出版）一书，在这位老太太临终前才有可能与她深入交谈了几次。法国抵抗运动成员呼贝尔·布迪埃对她说，希望法国给她授予十字荣誉勋章，弗吉妮亚·霍尔回答道：“我不愿意听别人谈论我做过的事情。我所做的一切，

只是出于对我的第二祖国——法国的热爱。”

缺失可信的资料来源，却更加激发起我刨根究底的好奇心，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追踪之旅。我偶然读到一本阿尔马丹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法文书，书名是《占领时期的上里尼翁河—尚朋^①（1940~1944）》，副标题是：地方抵抗运动，联军协助，弗吉妮亚·霍尔的行动（OSS）。皮埃尔·法约尔从前是上洛瓦河流域的上里尼翁河—尚朋地区法国抵抗运动基地的一个头目，他在书中讲述了1944年夏季的历次战斗，在此期间，他与弗吉妮亚·霍尔有过接触，她的化名是：戴安娜。丛林的战士们多亏她用电台指挥空降，才能得到武器补给。皮埃尔·法约尔觉得这个美国女人的命运充满谜团，孜孜不倦地花了数年时间企图追踪她行动的路线图。

我在探索过程中，不止一次从这位默默的先行者叙述中得到启发，因为他的著作里留下了太多的细节和疑点需要证实。当时的序言作者是历史学家亨利·诺盖尔，他对为弗吉妮亚·霍尔正名的起始工作十分赞赏，说她“有魅力而富有个性”。他还说道：“本书的价值还在于：数年间，英国和美国的特工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法国，为法国人输送武器弹药，与他们并肩战斗，却在解放后成了戴高乐狭隘民族主义论调的牺牲者。弗吉妮亚·霍尔为法国、为联军在法国的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始终未被法国认可，其实她的功勋应该被彪炳千古。”

倘若从戴高乐分子的观点出发，法国解放过分民族化了，大大影响了战后官方学家的视野，因此经历了那么多年，遗忘便像重重迷雾，慢慢把弗吉妮亚·霍尔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了。抵抗和流亡史中心（CHRD）设在里昂原先的军事卫生学校，盖世太保的头目克劳斯·巴比曾在那里滥施淫威，我曾多次去那里翻阅资料。有一回我也是偶然发现皮埃尔·法约尔放在那里的文件，那是他多年研

^① 法国上洛瓦河支流上的一个县城。——译者注

究的结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利。我边浏览边感觉到我在循着他的脚步前进，在继续他的工作，他写的这本书中有很多内容源自于此。此外，我在 CHR D 的书库中还看见了许多其他有关战争期间在本地区发生的一些事情。

其他线索在美国也等着我去发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拉里·麦克唐纳在 2003 年至 2006 年间看见我在那里往返多次。我对弗吉尼亚·霍尔身世的痴迷与执著感动了他。他真是个大好人，居然带上他的几个同事诚心诚意地帮助我，为让我找到有关这位他称之为“瘸夫人”的资料，在迷宫似的抽屉世界里为我指明方向。“瘸夫人”这个绰号的由来，是因为战争期间她装了假肢，人们称呼她为“Limping Lady”^① 的缘故。我用了整整几天查阅了数千页国务院和 OSS 的档案材料。我从中找到了一些难能可贵的文件，涵盖了 1930 年至二次大战结束这个时期的历史事件。也不知为什么，上面提到的某些记载却无处寻觅，也许被湮没在档案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吧。

于是我以 FOIA^② 的名义，向 CIA 请求帮助，以便得到一些缺失文件的复印件，我想这些文件也由弗吉尼亚州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保管着。我收到了其中的几份资料，经我一再查实，仍有部分资料遗失了。幸而在我的请求下，CIA 给我提供了弗吉尼亚·霍尔的其他有趣的档案文件，尤其是有关她在 OSS 执行任务的情况。经过了十五个月的耐心等待之后，我终于首次获得了弗吉尼亚·霍尔在 1946 年至 1966 年工作期间个人档案中的解密材料。

我的“搜宝”行动在华盛顿同时展开，国际间谍博物馆更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这家博物馆的橱窗里陈列着一些属于弗吉尼亚·霍尔的物件——身份证件、勋章、电台等。我也常去国会山图书馆，那里也有无尽的宝藏。我在那里系统地翻阅了由英美历史学

① 英语“瘸夫人”的意思。

② 信息与行动自由组织。

家和老特工人员撰写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著作，上面会经常提到弗吉妮亚·霍尔和她效力的抵抗运动情报组织。

就这样，我发现了丹尼斯·瑞克的一段评论，他曾是音乐家，后来成了弗吉妮亚·霍尔的无线电台收发报员：“以我的看法——我的其他许多同事也赞成我的观点——弗吉妮亚·霍尔是战争期间最伟大的女特工之一。似乎她的德国敌人也认为她是至关重要的人物。我们从多个渠道中得知，里昂的盖世太保一直在追捕她，在1942年末，他们颁布了一条明白无误的命令：‘瘸女人是法国最危险的盟军特工之一，必须找到她，消灭之。’”

在寻找线索的过程中假象多多。有些书提到她时用的是假名，因为那些都是弗吉妮亚·霍尔从事地下工作时用的名字，而这些假象继续迷惑着对她好奇的研究者。我在她过去的同事写的书中不止一次揭开了她的面纱，她以热尔曼娜、布里吉特或其他的名字出现……特工本加明·古布恩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里昂，我在寻找戈迪埃对我说到过的一个女人。我发现她是一个美国人，高高的个子，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很迷人也很干练。她的化名叫玛丽……”一个名叫威廉·辛普森的英国飞行员也追忆到他与一位名叫玛丽的美国马里兰州女记者的见面情景，说她“长长的脸庞气质高贵，眼睛很美，目光沉静，在谈话气氛轻松之后，双眸便闪闪发光。”他指的显然是弗吉妮亚·霍尔。

既然弗吉妮亚·霍尔出生在巴尔的摩，我理所当然该去那里寻找线索。她童年就读罗兰公园国立学校，该校领导允许我翻阅她的档案，我似乎在其中发现了培育她的坚强性格的土壤。随后，我访问了她的侄女，洛娜·凯特林，她与她的兄弟，也就是弗吉妮亚·霍尔的侄子约翰住在一起，这也是她现今活在世上的唯一的一门亲戚了。洛娜·凯特林热情友好、笑容可掬，在她居住的巴尔的摩北面的小楼里接见了我多次。她看见一个法国记者居然跑到她家来找她，与她谈她姑妈的事感到十分惊讶。我向她提出了有关她的家庭

的许多问题，她毫无保留地一一作答，并且非常热情。她把家族遗留下的照片和一些文件拿给我看。她对弗吉妮亚·霍尔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工作情况也说不清，因此就更加激发了我深入探究的热情。她说道：“我是一个乡下小姑娘，我的姑妈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仅仅知道她在为政府工作。我们不大谈论战争的事情。她带我去看电影或去纽约度周末时，我总是很开心。”

弗吉妮亚·霍尔的丈夫保尔·戈阿罗原是法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于1987年去世。我去佛罗里达州去找他的妹妹和外甥女了解情况时，更是迷雾重重。她们与洛娜·凯特林一样，对弗吉妮亚·霍尔和保尔·戈阿罗在1939年至1945年间的活动也说不出个究竟。“他们出于谨慎，或是内部有约定，总是有意避开这个话题。”他的一个外甥女杰基·德鲁里对我这样说道。

在弗吉妮亚·霍尔亲人的眼中，她是一位神秘人物，甚至几乎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经年累月编织而成，又一直因多种版本出现而越发离奇。正在我深入调查之际，一个名为朱迪丝·皮尔森的美国作者于2005年9月在美国出版了《门口的群狼》。这本书虚拟的成分很多，并未给探寻工作带来多少帮助，相反，书中有许多错误，又缺乏文献资料的索引，结果使弗吉妮亚·霍尔的行踪更加扑朔迷离。

因此，我的寻踪活动远未完成。活动主要在剑桥和纽约两地展开，因为弗吉妮亚·霍尔在那里的拉克里夫和贝尔纳尔学院学习了多年。《纽约邮报》在1941年至1942年曾招募她作为特派记者去维希政府治下的法国。这些年的旧报仍被保留在微缩胶卷里，使我大饱眼福。我读到了该报发行的由弗吉妮亚·霍尔署名的文章。这就证明了她不仅具有写作天分，而且确实实从事过记者这个行当，即便为掩护真实身份也罢。

不过，这次造访了《纽约邮报》之后，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为何报社在几个月之中仅仅发表了她的一小部分文章，而弗吉妮亚·

霍尔为蒙骗其时的法国当局，肯定写了更多。报纸上的那几篇文章不足以满足她的良苦用心。

问题终于在伦敦，确切地说在英国首都西北部的基尤找到了答案，那是联合王国的国家档案馆所在地。我多少有点儿走运：SOE封存的大批档案在我咨询前不久开封了。里面当然有许多特工的个人资料，包括弗吉妮亚·霍尔的，她的档案直至2004年才解密。她从1941年4月至1944年3月为SOE整整工作了三年，为她本人，也为英国情报部门。合同上明确写着，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她对她的工作应该只字不提。她一丝不苟地履行了沉默的义务，战后她加入CIA之后更是守口如瓶了。有关档案常年封存，她的工作的保密性，加之她从不露出半点口风，这一切都把往事的大门封死了。

这些发黄的资料已封存了六十年之久，从前还是在绝密的情况下打印出来的，所以当我看着看着，恍如在翻一本古老的天书。我终于揭开了弗吉妮亚·霍尔的神秘面纱，看清了她的真正面目。我越看越感到惊讶。她是第一位被英国人招募的女特工，自1941年8月起，也就是战争之初，是第一个作为潜伏特工被派到法国去的女人。一个身患残疾的美国女人，打头阵被派往敌方的领地，这样的胆识魄力真令人惊叹不已。她曾为《纽约邮报》写过数十篇文章，涉及到敏感的内容，其中大部分都发到了伦敦，但没发表。

弗吉妮亚·霍尔作为特工除了主要的使命而外，在其他方面似乎也颇有建树，她成了SOE在自由区的真正的“女管家”。她为大部分在她的里昂基地做短暂停留的特工提供帮助，如住宿、衣服、金钱、印章以及过境手续等等。SOE的法国总部的头头毛里斯·巴克马斯特在1944年11月的一份秘密报告中说过：“我们许多人的自由乃至生命，都多亏了她的帮助。”

我发现，她向伦敦发送了许多有关法国抵抗运动的重要报告，她也认识这个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这件事情上，她同样功不可没。她做地下工作，环境往往十分紧张、危险，这样的经历已超出

了她本人的命运，写进了伟大的历史之中。譬如说，她是法国抵抗运动的经费分配、英国人和戴高乐派的矛盾与分歧、登陆前的军事准备工作的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人。她的行动是应该公诸天下的。再说，这个个性坚强的女人也不会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尽管口音很重，外表有特点，且腿有残疾，但她仍然能在敌占区潜伏了三年而没被逮捕。她不会盲目听从指挥，习惯独立思考，对盟军的军事行动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她是法国伟大的朋友。”毛里斯·巴克马斯特于1945年6月19日在送往法国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

因此，我调查的视野大大开阔了。我一头扎进她曾经接触过的大部分人的资料之中，仔细把历史事件串联起来，把有关SOE的“战报”层层解析，他们的踪迹无处不在，令人印象深刻。经过无数次的剪辑拼凑，拼板图渐渐清晰了。

在一件事情上，英国的档案资料还是含糊不清的：一个行踪诡秘的人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他的身份是神甫，可能是个抵抗分子，于1942年的8月，即弗吉妮亚·霍尔自认为自己即将被捕，匆匆离开法国的前几个月，与她发生了联系。为了解开这个谜，我该回到巴黎去。这个神秘的天主教徒被怀疑是为德国人效力的双重间谍，要对众多抵抗分子及盟军特工被捕一事负责，我即将着手进行调查。

几个月后，我破例被允许查阅有关这个神甫的全部司法档案，他战后在巴黎被捕，塞纳河地区法院对他作出了判决。我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详细翻阅了这个厚度达八百六十六页的宗卷。这段时间花得值得：宗卷包含了这个间谍与他称之为“霍尔小姐”交往的重要资料。弗吉妮亚自己也不知道，她已成了由德国军方反间谍部门（Abwehr）组织的大规模渗透行动的目标。我从中也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和被他们杀害的牺牲者。这个美国女人在1942年末活动频繁，而又成功逃过一劫。这就是为什么SOE拒绝把她再次遣返到这个国

家。1944年初，弗吉妮亚·霍尔加入了OSS，他们又把她送往法国内地执行任务了。我还得知，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她是如何协助军方把这个背叛她的神甫绳之以法的。

我追踪弗吉妮亚·霍尔的足迹，搜集到了她在巴黎、梵森、里昂、巴尔和英国的其他资料和证明，从少数在上里尼翁河-尚朋附近认识她的抵抗者的回忆中，我也得到不少信息。她于1944年夏天在那儿待过一段时间，身份证上的名字是马塞尔·蒙达涅，OSS给她的特工代码是戴安娜。我有幸与英国老谍报员罗杰·A.莱内及让·马莱、加布里埃勒·埃罗、阿尔封斯·斯瓦特布洛克、莱布拉和安德烈·胡的家人进行了交谈。2006年2月，安德烈·胡对我说道：“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的脸庞透露出力量和意志，但我们对她一无所知。”这位退休的葡萄种植园主，定居在罗西富尔小镇，在预定采取军事行动的日期之后，弗吉妮亚·霍尔策应夜间降落在上洛瓦河的伞兵时，他是她提供帮助的人之一。然后，他带着少数游击队员，护送她到兰镇继续战斗。“到了那里，队伍解散，我们再也没见着我们称为玛丹娜的女人。”

玛丹娜、戴安娜、马塞尔、玛丽、热尔曼娜、布里吉特……弗吉妮亚·霍尔不停地变换着姓名，神出鬼没，来去无踪。她的身影时隐时现，最后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在我跟踪她的足迹一路而去时，总是勉励自己尽量使她重见天日，恢复她本来的面目。我根据我搜集到的资料及证据，尽可能使她接近真实，但绝无人为拔高，或是把她塑造成一个完人的意图。为了保持本书的真实性，我绝没有添油加醋，在我看来，事实足以为我们展现了在历史长河中一位自由女性的命运。

我绝非是唯一一个想为她还以真实的人。经过了几十年的沉默之后，英国和法国当局决定向弗吉妮亚·霍尔公开致敬。2006年12月12日，官方在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官邸举行了一个表彰仪式，列席的有她的亲朋、客人和记者，本人忝列其中。早在1943年7月

13 日由英王乔治六世签署正式颁发嘉奖令，授予她的帝国荣誉证书，直到此刻才由英国驻美大使戴维·曼宁阁下交给弗吉妮亚·霍尔的侄女洛娜·凯特林。但在此之前，英国当局从未把这个荣誉证书送到当事人手中。这个文件居然被锁在办公桌里长达六十多年！

同时，法国驻美大使让-戴维·勒维特——此人于 2007 年 5 月成为法国国家安全顾问——宣读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的一封信，首次表彰了法国这位“美国友人”。信上说：“弗吉妮亚·霍尔是法国抵抗运动真正的英雄。她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罕见的献身精神、坚不可摧的意志，以及作为领导人及组织者的优秀品格，为法国的解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幅油画表现出她于 1944 年夏天在上洛瓦尔省的一个农庄，坐在抵抗运动成员爱德蒙·莱布拉身旁，发送一份电报时的情景。当天，这幅油画由它的作者杰夫·巴斯揭示，然后再由此举的创意者埃里克·基尔钦格交到位于弗吉尼亚州的 CIA 博物馆收藏保存。

“弗吉妮亚从未想过会得到这些，”那天，在颁奖仪式上激动不已的洛娜·凯特林对我说道，“真不可思议，她那时殚精竭虑，而我现在却坐享荣誉。”洛娜是由她的儿子布拉特和她的孙女梅冈陪同前来的。她的孙女才十几岁，听着官方人士对她的被遗忘的女祖宗大加赞扬，睁大眼睛看着使馆邀请来的穿制服的老兵，不禁惊得目瞪口呆。

这天晚上，我看着在座位间跳来蹦去的梅冈，思绪万千，不禁想到一个小名叫“小花”的女孩的调皮模样，现在，我将要讲述她的身世了。

目 录

序言：沿着弗吉妮亚的足迹	1
第一章 小花，未来的冒险家	1
第二章 一个玩家横跨欧洲	8
第三章 伊兹密尔山的枪声	17
第四章 截肢后的考验	24
第五章 “您不能成为外交官……”	32
第六章 溃退中的救护车女司机	42
第七章 英国人中多了一个特殊新兵	54
第八章 女记者发自维希的报道	70
第九章 里昂妓院的女友们	82
第十章 关于抵抗运动的绝密报告	96
第十一章 特派员米切尔巡视	107
第十二章 SOE 的“枢纽”	117
第十三章 木扎克集中营大逃亡	137
第十四章 古怪神甫来访	145
第十五章 翻越比利牛斯山	162
第十六章 在巴比的掌心中	182

第十七章 从伦敦到马德里，苦苦等待·····	195
第十八章 戴安娜，总攻时 OSS 的特工 ·····	210
第十九章 正义之乡的女发报员 ·····	226
第二十章 保尔，从天而降的朋友 ·····	242
第二十一章 围捕叛徒 ·····	260
第二十二章 这个女人知道得太多 ·····	277